

亿万粉丝疯狂期盼的新特种兵小说



神我很乖 / 著

都市特种兵 2

≡ 暗影 ≡

全角度解读 近距离了解 最值得期待的新军文

新特种兵王巅峰战斗

从平凡少年到特种兵王的铁血生涯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都市特种兵 2

≡ 暗影 ≡



神我很乖 /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都市特种兵·暗影·2/神我很乖著. —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4.9

ISBN 978-7-5171-0861-0

I . ①都… II . ①神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 221001 号

责任编辑：周晏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：100037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yshfzhan@163.com

E-mail：yanshicbs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4 印张

字 数 380 千字

定 价 3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0861-0

目 录

- 第一章 阴谋暴露 / 001
- 第二章 暴怒 / 048
- 第三章 内奸 / 082
- 第四章 剿杀忍者 / 113
- 第五章 无处可逃 / 163
- 第六章 狡猾 / 188
- 第七章 抓捕黄家父子 / 206
- 第八章 酒宴冲突 / 239
- 第九章 暗影和勇士的较量 / 264
- 第十章 天堂和地狱之花 / 290
- 第十一章 曼陀罗小队 / 311
- 第十二章 曼陀罗小队覆灭 / 332
- 第十三章 坦白 / 376

第一章 阴谋暴露

距离朱庆举办的宴会结束，已经过了六个小时。

之前还衣着光鲜，在宴会上推杯换盏的刘奇，现在却已躺在病床上。

病房的洗手间里，这会儿正传来哗哗的水声。里边正为他洗水果的女人欧阳蝶舞是一名记者。今晚也是因为她，才引发了一场冲突，让刘奇嗅到了阴谋的味道。

一身病号服的刘奇仰面躺在床上，目光锐利地盯着天花板，在脑中又将今晚发生的事情捋了一遍。

刘奇送欧阳蝶舞回家的过程中，遭到分裂组织的两次袭击，如果没人给分裂组织透露消息，他们不会在半路截杀，更不会埋伏在欧阳蝶舞家楼下。

朱庆作为宴会的组织者，他的可疑最大。虽然他在宴会上给欧阳蝶舞和刘奇下药，用拙劣的手段来报复刘奇，但他很可能故意用拙劣的手段来隐藏自己，再悄悄将刘奇来宴会的消息和欧阳蝶舞家的地址通知分裂组织。不管是不是朱庆透露信息，刘奇都打算把他当成突破口。

想到要用朱庆做突破口，刘奇并不打算让别人去审问，准备过两天自己去。

刘奇拿起电话，迅速拨通一串号码，道：“孟刚，你今天和明礼、振武、大熊他们给我盯住朱庆。就是今天宴会上演真人秀的男主角，这几天不要让他离开S市，其他的不用管，如果他要离开，就把他拿下，扔军区小黑屋里。”

他刚挂断电话，欧阳蝶舞就洗好水果，带着甜美的笑容回到刘奇身边。对于刘奇受伤，她感觉很心痛，却也有一丝窃喜，因为她终于有正当理由，





可以长时间陪在刘奇身边。

刘奇看着她甜美的笑容，故意恶狠狠地问道：“你看我受伤，怎么一副很开心的样子？”

“嘻嘻！我喜欢。”欧阳蝶舞娇笑着，递给刘奇一个最大的红苹果。

“唉！遇人不淑。”刘奇苦笑着接过苹果，用力地咬一大口。

夜猫迪厅，黄胜的办公室内，甄银党哭丧着脸问道：“黄哥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“你怕什么？刘奇没有证据。”黄胜用他一贯的淡然，教训着甄银党。

甄银党很害怕，想到刘奇上次因为女人就对他们进行恐怖的报复。这次是要刘奇的命，那他报复起来，恐怕杀了自己都是最轻的。在甄银党这种人的认知中，女人如衣服，相当于可以抛弃的物品，他根本无法体会陈嫣颜对刘奇的重要性。他惊慌地道：“可是……警方内部一定能查出来是小孙在刘奇两次遇袭的前后查过交通录像，一旦抓住他，他肯定会出卖我的。”

“我也没办法，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甄银党焦急地问道，事关性命，容不得他不急。

黄胜从酒柜上拿出瓶红酒，倒酒的时候慢慢道：“除非小孙不对别人说。”

“他只要被抓，怎么可能不说。”甄银党根本不相信小孙能为自己保守秘密。如果甄银党被抓，他肯定会招，以己度人，他当然也不相信别人。

黄胜微微一笑，将酒杯递给甄银党，道：“喝酒。”

甄银党看着黄胜递过来的酒杯，没好气地道：“我哪还有心情喝酒，快告诉我怎么能让小孙不出卖我。”

黄胜对甄银党不接酒杯并不生气，很有耐心地继续端着那杯酒，轻抿了一口酒后，将甄银党的那杯酒往前移了一些，摇晃着杯子，道：“这酒红得像血一样。”

甄银党看着酒杯中荡漾的红酒，眼前一亮，接过酒杯道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黄胜喝了口酒，道：“我什么也没说。”

甄银党接过酒杯，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，站起身来，满含杀气地道：“黄哥，我先去办事了！”

黄胜举起酒杯对他示意了一下，坐在沙发上一动没动。

一名三十五岁左右，脸上有刀疤，身穿黑色西服，拥有豹子般流线身材的男子推门走了进来。他一进房间，整个屋的温度好像降了好几度，与他擦身而过的甄银党竟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

黄胜看他进来，道：“狼哥，事情办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狼哥说话的时候好像面瘫一样，没有丝毫表情，说话更是惜字如金。不过黄胜对狼哥的表情没有任何不满，好像狼哥天生就应如此。

黄胜问道：“花仔人呢？”

“狼。”

黄胜微微一笑，他知道狼哥的意思。狼哥的外号可不单指他像孤狼一样凶狠，他真养了几只狼。这些狼被狼哥养了好几年，还是野性未驯，不过它们虽然不听话，却绝对不攻击狼哥。倒不是说狼真被他驯服了，而是以前狼哥喂食的时候，它们都会攻击，而狼哥也拿它们练手，和这些狼进行肉搏。他从开始单独给一只狼喂食，等轻松玩虐的时候，开始给两只狼喂食，后来就是给全部狼喂食。这些狼从一次次的受伤中吸取教训，在狼的眼中，狼哥比老虎还可怕，它们已经完全被打服，哪怕饿死，也不敢再攻击狼哥。而狼哥还有一个习惯，会把自己杀的人喂给宠物。所以黄胜问的花仔，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花仔是黄胜的心腹，经常干擦屁股的活，为黄胜出生入死，忠心耿耿。当然，他也没少享受，有时候黄胜玩够的女人会让给花仔，就连宁静他也打算过一阵就给花仔玩。花仔眼馋宁静许久，一直等着这一天的到来，结果没等到黄胜玩够宁静，他先被黄胜玩死了！

花仔死得不冤，从他接过黄胜交给的电话卡那天，就应想到这一天的到来。刘奇不死，事情就会败露，他肯定会被黄胜灭口。可惜，花仔的智商不够，低估了黄胜的残忍，更高看了他对黄胜的重要性。

黄胜平时驭下严格，但也会给手下很多好处，恩威并重，给人一种讲义气的印象。以前他身边有几名心腹，因为各种违法事情被通缉，最终黄胜给了他们一大笔钱，打通偷渡的关节，让这些手下全都躲到外国逍遥。





可事实却不是大家看到的，那些心腹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到达国外，全都在半路上被黄胜派出的杀手给干掉，喂了鲨鱼。黄胜既当了婊子，又立了牌坊，所有人都以为跟着这样的大哥有前途，要背景有背景，要金钱有金钱，黑白两道通吃。其实，谁又知道他们跟的是心狠手辣、为了自己而不择手段的魔鬼。

黄胜抿了口红酒，讨好地道：“狼哥，这里新来了两个雏，一会儿让人送你那去？”

狼哥听到这话，用僵尸一样的眼睛看了眼黄胜，才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

黄胜等狼哥走远，才脸色一板，低声骂道：“死人脸。”

狼哥是黄胜父亲的手下，是个特种兵，曾经拿过全军大比武的格斗第一名，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。他在军中一直表现优异，本来会有大好前途，可他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一直催他退役，回去完婚。

狼哥最终选择了退伍结婚，娶了如花似玉的老婆。可好景不长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他作为特种兵，除了拥有一身杀人的本事，其他的都不会，两人的日子过得万分艰难。无奈之下，他老婆也出去工作，可美丽的容颜给她带来了不幸，她的老板在一次酒后强暴了她。

狼哥老婆是个刚烈女子，留下遗书后，毅然选择了自杀。深爱着老婆的狼哥看到遗书，了解了一切，等老婆入土为安后，他带着熊熊的怒火去复仇。

老板深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道理，听到狼哥老婆自杀的消息后，立刻躲了起来，还雇了好几名保镖。

狼哥千里追杀，动用全部手段，才最终报仇，可他也被老板的保镖弄得重伤，导致被抓。黄胜的父亲偶然间得知此事，动用手段用另一个人代替狼哥被枪毙，将他救了出来，至此，狼哥就成为了黄胜父亲最得力的手下。

当太阳照屁股的时候，一夜疯狂的朱庆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看到躺在身边的何玉思一丝不挂，他有些迷茫，不知道何玉思为什么在这里。

朱庆坐起身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发现同样不着片缕，地上散落着他何玉思的衣服。他走下床，拿起地上的衣服，才发现所有衣服都被撕裂，不能再穿。他从衣服口袋中摸出包烟，慢慢地点燃，坐在床边回忆着昨天到



底发生了什么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香烟的刺激，朱庆的记忆逐渐恢复，虽然还有很多事情模糊不清，不过已经知道了大概。

朱庆回想起他事先买通服务员在酒中下春药，想让刘奇和欧阳蝶舞在台里人面前丢人，甚至还预备了录像机，准备全程拍摄。他为了让药效持久，并且迅速起效，花大价钱买下了这个据称运用D国最先进技术做成的激素兴奋剂。

这药号称无残留，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检查不出。据说只要一滴就可以让一头公牛兴奋一天。朱庆深知国内各种药品广告都把效果夸上天，担心这个进口药也有虚假宣传，怕药少了不顶用，一口气下了一整瓶。

不但如此，他还计划打着帮助刘奇和欧阳蝶舞的旗号，将两人带到自己定好的房间，那样他也能尝尝欧阳蝶舞的味道。当然，为了防备刘奇亢奋时候的武力，避免他因为没有女人而暴动，朱庆也做好了献出何玉思的准备，反正在他看来，何玉思那烂货给刘奇玩也无所谓。

可朱庆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要害刘奇，可刘奇和欧阳蝶舞两人屁事没有，他却反而在台里众人面前上演了激情时刻，这叫什么事呀？就算是表演，也无所谓，反正他也没少和其他男人一起开“无遮大会”。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，竟然被刘奇和欧阳蝶舞看了笑话。尤其是他和男人的表演，这才是最令他悲愤的事情。想起他强行舌吻男人的时候，朱庆哭的心都有了。想得越多，朱庆的脸越黑，现在已经和锅底差不多颜色。

“啊！”朱庆一声惨叫，从床上蹦了起来，原来他想得太过投入，忘了手上的香烟，烟头灼伤了他的右手，他惊叫着甩手的时候，烟头又正好掉到他的小弟弟上。随着一股烧皮毛的味道传来，等扒拉掉烟头之时，他的小弟弟已烫出个大水泡。

何玉思在朱庆的尖叫声中醒来，双眼微睁，还没有完全清醒。从昨天晚上到早上，她一直都在奋战，实在太累了。她慵懒地问道：“你都玩了一整夜了！大早上的喊什么？”

要不说女人比男人的承受力和耐力都要好些呢！何玉思就是在迷糊中也知道她激战了一夜。

“你说什么？一夜？”朱庆臭着脸问道。



“是呀！你昨天可真猛，搞……”何玉思的话没有说完，脸就垮了下来，没法继续说下去。朱庆的实力她还是了解的，由于纵欲过度，老早就不太灵光，每次就是吃药也挺不了多久，就算拿伟哥当糖豆吃，他依旧是快枪手。

何玉思不禁开始回想昨天晚上的情况，两人为什么会开始激战，她先想起来在众人面前真人表演的事情，平时她陪一万个男人也没问题，因为那是私密的事情，可这下她在全台人的面前上演了激情秀，哪还有脸继续在台里混，想到这里何玉思不禁悲从心来，哇哇大哭。

朱庆很疑惑，玩一夜，这个药这么猛吗？他吃遍了各种壮阳药，都没这么厉害，不应该呀！他仔细地回想，怎么都只能想到自己和何玉思在小包房激战的片段，之后的记忆就再也没有了。正当朱庆想不明白他上半夜就睡了，下半夜何玉思和谁激战的时候，听到了何玉思的哭声，他暴躁地吼道：“哭个屁，你个贱货！”

何玉思被朱庆的大吼吓了一跳，紧接着不依地埋怨道：“你非要给人下药，现在反倒是我们都陷进去了。我好不容易才当上主持人，这下你让我怎么在台里工作？”

“别废话，大不了给你调别的台去。”朱庆满脸不耐烦，打算随意把何玉思扔到小城市的地方台去，眼不见为净，反正他也玩够了。

“还能去哪个台？难道让我去省台吗？”

何玉思现在已经在省会的市台，她一步步从下面爬上来，躺过无数张床，才来到市台。如果回到小地级市台，那就等于从高处打落，就凭她现在的名声，以后也没有任何向上爬的机会了。

“你先到下面的台混一阵，然后再给你调回来。”朱庆顺口道。

朱庆是什么人，何玉思非常清楚，出了名的提起裤子不认账，到了下面的台，他才不会再费劲给自己调回来呢！她一骨碌从床上坐起，坚定地拒绝道：“不，我不去下面的台。”她这时候也不怕丢脸了，本来脸都丢了，要是台里的地位也没了，那才真是吃了大亏。

随着何玉思从床上坐起来，朱庆赫然发现她的身下有一条白色内裤。捡起一看，这条内裤是平角的，明显属于男人，而内裤肯定不是自己的，因为他记得自己穿的是豹纹内裤。朱庆的脸瞬间从刚才的黑变成绿色了，这里为



什么会有一个男人穿过的旧内裤？

何玉思发现这个东西，也忘记了吵闹，静静地回想。随着回想，她的脸越来越白，汗也渐渐流了下来。

朱庆看到何玉思的脸色，就知道不好，勃然大怒，他抛弃何玉思没问题，但何玉思给他戴绿帽子，那绝对不行。朱庆厉喝道：“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何玉思回忆起昨晚在包房内，她内心的欲望没有得到释放，而操劳过度的朱庆却像是条死鱼，一动不动地昏睡过去，任凭她怎么努力，也不能再次工作。随着房间内声音的寂静下来，留下来帮忙的人员一起将朱庆和何玉思扶到房间。去房间的路上，何玉思再次发情，终于在到房间后，她顺利地将一个男人的裤子脱了下来，然后……

何玉思当然不敢说出实情，只能咬紧牙关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服务员没有收拾干净。”

“你是不是被人玩了？”朱庆咬牙切齿地问道，狰狞的表情好像要吃人一样。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何玉思打算抵死不承认，她知道朱庆小心眼，一旦知道真相，自己就再也不能留在市台。

“不说是吧！我这就去总台查这个楼层的监控录像，看看是哪个王八蛋进了我的房间。”朱庆愤怒地站起来，朝着自己的破衣服走去。

何玉思捂着脸痛哭起来，紧接着她像是只发疯的母猫一样，扑到朱庆的身上乱抓乱挠，疯狂喊道：“你个王八蛋，要不是你非得要下药害人，我能这样吗？”

朱庆听到这话，直接给她一个大嘴巴，吼道：“你个贱货，还把责任推我身上，你当我不知道，你为了来市台和多少人睡过吗？烂货。”

何玉思被打得一愣，脸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。她的脑中千回百转，瞬间明白自己没有任何希望，朱庆这个小心眼，肯定不会再让自己留在市台了。于是，她疯狂地扑向朱庆。

朱庆空有曹操那种“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”的精神，却没有曹操的能力和智商。他不知道一个丧失理智、失去了精神支柱的女人疯起来的可怕程度，尤其是为了美丽而特意留长，堪比猫爪子的指甲，简直是伤



人利器，对没有任何衣服遮挡的身体，伤害力特别巨大。此时的何玉思闭着眼睛，像练习九阴白骨爪一样，胡乱挠着。

朱庆的身体被何玉思挠出数个口子，发出凄厉的惨叫，终于他彻底发威，大骂一声：“你个臭娘们，我和你拼了！”挥拳打向何玉思。

事实证明，女人的战斗力没有男人强，不一会儿，何玉思被打得满脸是血，捂着肚子躺在地上。

而朱庆平时不是喜欢豹纹内裤吗，现在他像是穿了身豹纹内衣一样，全身被何玉思挠得鲜血淋漓，全是伤口。

朱庆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，他看着地上的何玉思，眼里流露出阴寒的凶光，打算更加恶毒的报复。

何玉思看着朱庆的目光，一反常态，并没有害怕。此时她知道自己肯定好不了，不过那又能怎样？不能继续当自己喜欢的主持人，她宁愿死。

朱庆见何玉思毫无惧怕，反倒是一脸恨意，更加生气，拿起手机准备给狐朋狗友打电话，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关机了。电话刚开机，还没等拨号，已经响了起来。朱庆见号码是父亲的，刚接起来，就恶狠狠地道：“老爸，你把何玉思这个贱货开除。”

“王八蛋，你昨天干什么了？”电话中传来一声怒骂。

“我没干什么呀！谁和你瞎说什么了？”朱庆很怕他的老子，慌忙否认。

“你没干什么？当着全台人的面做那事，是什么也没干？”朱庆的老子在电话的另一边咆哮着，气得手直哆嗦。

“爸，谁跟你说，我……”朱庆愤怒地问道。

“你个畜生，谁和我说的！警察和我说的！刚刚来了一队警察要找你配合调查，如果不是他们说，我还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混账事。”

朱庆的老子叫作朱坚强，老来得子，平时对朱庆非常纵容，就算他做出什么事情，朱坚强也会找人摆平。可今天早上，来家里的警察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什么都不说，最后只让朱庆尽快去警局协助调查。

朱坚强担心儿子，找熟人拼命打听，才得知朱庆在台里的丑事，还知道他是故意要害刘奇，反而自己受害，可这些都不重要，刘奇参加完宴会回去后，连续两次遇袭，差点死掉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事。要知道谋杀国安人员，



那是与国家机关对抗，绝对的重罪。朱坚强知道目前朱庆应该没什么事，如果警方真想抓人，可以直接去抓朱庆，不用来家里找他，因为国家执法机关一旦认真起来，想抓朱庆是分分钟的事情。

“警察？找我？”朱庆一头雾水地问道。

“别废话，你马上去警局协助调查。”朱坚强吼道。

朱庆脑中微微一想，以为是下药的事情，满不在乎地道：“警察找我干什么？昨天刘奇和欧阳蝶舞什么事都没有，反倒是我喝下了那酒，难道我给自己喝春药，警察也管呀？”

“你……你这个二货，刘奇昨天回去后被杀手袭击，还是连续两拨。”朱坚强怕这事真是朱庆干的，特意说了出来。

“啊！”朱庆大吃一惊，随后兴奋地狂笑道：“哈哈！好呀！他也有这一天，死了没有？哈哈！”

“笑个屁，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，还笑。”朱坚强恨铁不成钢。

朱庆的笑声卡在脖子里，差点没把他给憋死，随后像是火烧屁股般地慌乱道：“他被人谋杀和我有什么关系，兴许是小郎找人做的呢？”

“没人说是你做的，只是你有嫌疑，警察让你去配合调查而已。”朱坚强缓慢地道。朱坚强的意思很明确，暗示朱庆警察没有证据，如果不是他干的，或是干了也让人找不到证据，那就去警局配合调查。要是能让人找到证据，那就赶紧跑路。

朱庆这个笨蛋还没理解他父亲话里的含义，就听到门外响起敲门声，不耐烦地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门外响起冰冷的女声：“警察，开门。”

朱庆闻言，脸色一变，捡起地上犹如乞丐装的衣服，胡乱披在身上，前去开门。

洛清涵和小王、小李面容严峻地看着朱庆，就算他此时穿得破破烂烂，满脸都是血痕，也没有丝毫笑容。

“朱庆，和我们走一趟吧！”洛清涵冷冷地道。

朱庆没找过杀手对付刘奇，自然对警察就无所畏惧，他皱着眉，不耐烦地道：“想让我跟你走，等我回家换身衣服。”



本来警方是打算派人监视朱庆，暗中调查，一旦发现他要潜逃，才会进行抓捕。可洛清涵听说刘奇遇袭，身中三枪，而且所有的疑点全在朱庆身上，立刻就气冲冲地带着小李和小王来抓捕。朱庆此时还用这么嚣张的态度说话，洛清涵当时就怒了，掏出手铐，厉声道：“别废话，马上跟我走。”

“臭婊子，你敢碰我试试，你不就是爬上某个局长的床，才换来个小官当当。告诉你，甄银党是我兄弟，小心我扒了你的这身皮。”

啪！洛清涵甩手就是个大嘴巴子，朱庆那被酒色掏空了的小身板直接被打倒在地，嘴角冒血。

“妈的！你……”

没等朱庆的话音落地，洛清涵用秀气小脚对着朱庆的嘴就踢了过去。一脚过去，朱庆发出凄厉的叫声，嘴唇破裂，大门牙也掉了好几颗，捂着嘴在地上翻滚。

小李和小王从洛清涵的身边冲过去，要将朱庆铐住。这时，屋内传来了何玉思微弱的求救声：“救救我！”

洛清涵听到这声虚弱之极的求救声，脸色一变，想都没想，直接一脚踢在朱庆的肚子上，将他从门口踢开，快步冲入屋内。

小王、小李看到洛清涵如此模样，浑身一哆嗦，自从她接受了刘奇等几名教官的教导后，好像更暴力了！小李很快将脑中的想法抛开，掏出手铐将朱庆铐住，小王则是掏出手枪跟在洛清涵后面，以免她有什么危险。

洛清涵看到何玉思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，满脸鲜血，身上也是青一块，紫一块的。

何玉思也看到洛清涵，眼中发出希冀的光芒，哀求道：“救救我！”

冲进来的小王看到何玉思的惨状，惊呆了，这得是多狠的心，能对女人下这样的毒手。小王根本没认出何玉思这个市台当红的主持人，可以想象朱庆下了多狠的手。

洛清涵见小王愣住，连忙用床单将何玉思裹住。

何玉思抱住洛清涵猛哭起来，她伤势并不重，主要是皮外伤，只是看起来吓人。

洛清涵让小王叫救护车，问道：“是不是朱庆那个禽兽对你下的毒手？”

何玉思只是哭泣着，什么也说不出。

“别哭，别哭，有什么事和我说，这个世界是有法律的。”洛清涵轻拍何玉思的背部，安慰着。

“朱……庆那个禽兽……竟然给我下药，强奸……我后，还打我。”何玉思抽噎着说道。

女人呀！很多时候确实不能惹，本来是朱庆对刘奇和欧阳蝶舞下药，让何玉思一说，就变成对她下药。

洛清涵本来很同情何玉思的遭遇，听到她的话，对她的一丝怜悯立刻消散不见，洛清涵非常清楚具体的情况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有了她的供词，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朱庆抓起来，这次没人可以说出点别的了。对何玉思失去好感的洛清涵，推开何玉思，公事公办地问道：“你能自己穿衣服吗？”

何玉思不知道洛清涵怎么从刚才的关心，突然变得冷漠起来。不禁暗想，难道她和朱庆是一伙的，不过不应该呀！刚刚听声音她还打了朱庆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她不再想到底因为什么女警才起的变化，裹着床单，挣扎着要换衣服。

洛清涵见小王还在旁边，没好气地道：“傻愣愣地站着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要帮她换衣服？”

小王闻言，立刻抱头鼠窜，他可不敢惹队里的母暴龙。

甄银党听说朱庆被抓，立刻拨通黄胜的电话：“妈的，洛清涵那婊子竟然带人把朱庆抓了，朱庆那孙子胆小怕事，我怕他把我们招出来。”

黄胜接到电话时已经听说了这件事情，他摆摆手，示意正在给他揉背的宁静出去，然后镇静地道：“怕什么？我们做什么了？”

甄银党反应过来，在电话那头嘿嘿笑道：“我们……什么也没做，只是聊天来着。”没笑一会儿，他又想起刘奇和曲明礼的疯狂，担心地道：“不过我怎么还是胆突的呢！我怕那个疯子……”

黄胜也就敢偷偷摸摸地使坏，提起刘奇也害怕，要不是他老爹派狼哥和其他几个人来帮助，他这会早就琢磨其他的退路了。

甄银党这时又道：“要不要我把朱庆给……”



黄胜听到甄银党的话，吓了一跳，连忙道：“你别瞎弄，现在他在洛清涵的手中，何况要是他老子知道朱庆挂了，那不疯呀！到时候乱咬的话，会更麻烦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有朱庆在这，我总不托底，怕他乱说。”

黄胜拿甄银党这笨蛋没有办法，揉着太阳穴问道：“银党，听说你要去D国考察，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考察？我什么时候说……哦！明天的飞机，我现在就得去首都。”甄银党恍然大悟。

挂掉电话，黄胜揉着自己的太阳穴，这个甄银党真是个定时炸弹，扶不起来的阿斗，没事就口口声声说自己和他的事情，那不是递刀子给人家吗！

狼哥坐对面的沙发上，用匕首修着指甲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我出手？”

黄胜看了看狼哥，沉声道：“不能出手，否则他老子一定会急的，现在我们还需要他，何况一直是甄银党和花仔办的这事情，最终怎么也扯不到我头上。”

狼哥闻言，不再言语，继续修指甲。

天明，刘奇看着欧阳蝶舞趴在自己床边睡觉，不知道她想到什么，睡梦中的脸上还流露出幸福的笑容。刘奇有些尿急，龇牙咧嘴地移动，轻手轻脚下地，打算去解决生理问题。

昨天，他可以忍受疼痛，今天也不是问题，之所以有这种表现，是因为他不敢用力，怕撑开刚缝合的伤口，这就使他的动作变得很艰难，不敢让腿部过于用力。

欧阳蝶舞感觉到床的晃动，本来就没睡踏实的她立刻睁开眼睛，看到刘奇艰难地移动着。

欧阳蝶舞上前扶住刘奇，善解人意地问道：“要去卫生间吧？”

“嗯！”

刘奇在马桶面前站好，扶着墙道：“你可以出去了。”他看欧阳蝶舞扶着自己一动没动，加大了音量：“蝶舞，你不是想在这里看我方便吧？”

欧阳蝶舞羞红脸，还是坚持着扶住刘奇，羞怯地道：“又不是没看过。”



刘奇一听她如此说，想起昨天光着身子被看个精光的样子，简直都有死了的冲动，长这么大什么时候这么丢脸过。他催促道：“快出去，我自己行。”

欧阳蝶舞松开扶着刘奇的双手，看到刘奇开始皱眉，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。死就死吧！欧阳蝶舞咬咬牙，再次扶住刘奇，突然脱下他的裤子。刘奇昨天的衣服早在取子弹的时候就被剪坏，现在穿的是宽松的病号服，这才被欧阳蝶舞如此轻易得手。

欧阳蝶舞转过身，道：“快点，完事我好扶你回去。”

有她在旁边，刘奇怎么尿得出来，他哭丧个脸道：“你能不能先出去？”

哼！欧阳蝶舞皱着琼鼻，发出鄙视的声音，道：“你个老爷们，怎么比我还害羞？”

拼了！谁怕谁？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自己也被她看光光了！虽然刘奇不断安慰自己，可他心里还是有种要流泪的感觉，被女人看了，吃大亏了。

许久，欧阳蝶舞才红着脸扶住放完水的刘奇回到病床上，随后借口去买饭，跑了出去。

当当当！门外传来敲门声，刘奇将枕头下的手枪拿出上膛，放在被子下，道：“请进。”

三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进入病房，打头的男子满脸笑容，而另外两人则是一脸冷峻，好似别人都欠了他们钱一样。

刘奇睁大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满脸笑容的男子，喊道：“杨家制！”

杨家制发出爽朗的笑声：“没想到我会出现吧！”

“你的伤都好了吧？”刘奇关切地问道，自从暗影把杨家制和曲明礼等人救回来后，杨家制就被上面的人给带走了，作为军情人员，他们必须得在自己的医院治疗。分开后，内部有规定的杨家制再没有与他们联系过。

“已经好了，谢谢关心，你的伤没问题吧？”

“小伤而已。家制，我想你带人来，应该不是专门关心我的伤情吧。有什么事直说，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。”刘奇直爽地问道。他才不相信杨家制会闲得没事带人来看自己，就冲他身后那两张讨债的脸，就知道找自己肯定是有事。如果只是看望老朋友的话，他更应该去看和他生死与共的曲明礼和莫少磊才对。